

題目：最後，出名的那一個

那天我的頭很痛，所以很快就睡著了。或許頭痛也是要提醒我什麼的徵兆吧！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被搖晃著。

「嘿，你聽到了嗎？」他用力的搖晃我的肩膀，大聲的說「我殺掉那對老夫婦啦！」我猛然驚醒，點點頭問：「這次是用什麼方法？」「很簡單，刀子。」他輕鬆的說，然後點亮油燈。我這才看見他的袖口、衣服上血跡斑斑，在油燈的映照下似乎還會流動。

「別躺著了，快起來把東西收一收，能用的打包好，明天一早要走啦。」說著他已經把櫥櫃的抽屜一個一個拉出來東翻西找。「在這種偏僻的地方，不會有什麼東西吧。」我一邊套上一件薄外套，一邊打量著房間的狀況。

典型的三合院邊房，小小一間，一張木床，鋪著涼蓆，門簾上貼著一個褪色的雙喜字，大概從完婚之後就沒有撕下來了吧。房間還有一張四四方方的木桌，配上兩張長板凳，桌上一盞油燈、幾隻蠟燭，另一個角落堆了斗笠、鋤頭、鐮刀，大包小包的肥料，還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農具。

「真的什麼都沒有！」他一邊翻箱倒櫃一邊咒罵著，最後決定要到大廳、還有主人的臥房去找。拿著油燈，我跟著他走到大廳，也就是神明廳，供奉著祖先還有他們的信仰神祇。「這個供桌質地倒是不錯，可惜不能拿去賣。」他可惜的摸著神明桌，我知道他不是因為信仰虔誠或是害怕報應什麼的，只是因為我們沒有空去換錢罷了。「我去廚房找找。」我們要的不是錢，錢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用處，我們要的是食物、衣服。廚房有一些醃肉、蘿蔔乾、酸菜、魚乾，一股腦兒的我都掃進剛剛從房子中找到的一個大布袋中，然後又從旁邊的櫥櫃找到一兩盒看起來放很久的蘇打餅乾，能吃就吃，反正我跟他的腸胃很強壯，我也把餅乾放進布袋。

接著我走到主臥房，看見一片狼藉，假裝沒有看見地上一大片血跡，從床鋪蔓延到門口、整間房間的地板，他正把一個抽屜往下倒，見到我便問：「有找到吃得嗎？」我揮了揮手上的布袋，他點點頭，用下巴指了指旁邊又說：「那裡有一些衣服，」他說：「跟吃的放一起吧。」打包好，他爬到主臥房的床上：「明天我起床就出發，我要睡了。」我點點頭，

臨睡前，他突然嘿嘿一笑：「你剩下一個禮拜可以活了，決定好死法了嗎？」「再說吧。還有七天呢。」我告訴他，不過他沒有回答，睡了。

我走回剛剛睡覺的那間房間，和衣躺回床上，但是我睡不著。眼角餘光瞥到角落那堆東西，穀物種子。鋤頭。鐮刀。鐮刀。鐮刀。我的眼神在鐮刀多逗留了幾秒鐘。

窗戶外面有很多昆蟲的鳴叫，我翻來覆去不去想外面的土地埋了那兩個一天前和藹的讓我們進屋的老人。

昨天晚上，我們終於在這個偏僻的山區找到第三家住戶，應門的一樣是和藹的老婦人，跟前兩家一樣，毫不懷疑就讓我們進去，並且馬上為我們弄了一個房間出來。晚上我們跟老夫妻兩人坐在一起吃飯，雖然只有一小碟魚乾、醃肉、一道炒青菜，還有稀飯，但是對最近都在山中遊蕩、吃乾糧的我們來說已經很豐盛了。

老夫妻席間多次和我們搭訕，大部分都是他回話，我幾乎都只有點頭、搖頭的應和，他幫我解釋成我是一個很內向、怕生的人，老夫妻沒有多問什麼，他還稱讚老夫婦兩人的園藝很巧，花園整理的很好，讓老夫妻兩人開心的嚷著明天帶我們去看看他們的小花園。我很訝異他為什麼知道人家的花園整理的很好，我們明明都沒有去看過。

今天早上，我跟著老婦人在家裏處理食物，一邊聽她說他的兒女都到大城市很久都不回來云云，都只有靜靜的微笑、點頭，或是嘆口氣表是我有在聽，事實上我為他們晚上的命運感到悲哀。但是我也不會笨到告訴他們我們真正的底細，因為沒有人會相信。

吃完晚飯，我告訴他們我頭痛想睡了，便回到臥室，他沒多久跟著走進來，畢竟在外人眼中我們是對姊妹。他跟我說，明天要走。我知道他今晚會動手，果然動手了。

我突然想到，我被他綁走也是這樣的一個夜晚。頭痛，提早上床睡覺，被吵醒，不同的是，三個禮拜以前他不是故意的，今天晚上他是故意的。

三個禮拜的某個晚上，我也因為頭痛早早上床。半夜我被奇怪的聲響吵醒，我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發現有人在我的櫥櫃邊翻東西，當下我大喝：「什麼人！？」接著，他走到我床邊，我還來不及舉起催淚瓦斯就被他打昏了。

等我醒了已經被他綁的結結實實，奇怪的是他沒有摀住我的嘴吧，我想他可能要問我的提款卡密碼或是保險箱密碼，戰戰兢兢的等著他，幾次嘗試想要求救，但是手機放在我碰不到的地方，可恨我害怕所謂的電磁波，所以睡覺的時候都不會把手機放在床邊。而我的室內電話在我的辦公桌上，總之我身邊沒有可以讓我求救的工具。

「你的桌上好多稿紙，你是作家喔？」他神色自若的走過來問我，我點點頭，他笑著說：「可是我怎麼沒有聽過你的名字啊？」「我還沒有出道。我正要準備參加新人獎。」「這樣啊。」他點點頭「可惜你要死掉了，好可惜啊。」「你要殺我？」「對啊，誰叫你看到我的臉呢？」他晃著那張清秀卻有點神經質的臉，似乎很惋惜。「我偷過很多家，看到我的臉的我都殺掉啦。」「你偷過很多家？」「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的語調很開心，丟了一張報紙給我看，那是三天前的報紙，社會版的頭條，最近這附近有一個會在深夜潛入民宅偷東西的蒙面小偷，不知道為什麼，警察總是抓不到他，小偷很巧妙的從監視器的死角潛入，就算有被拍攝到身影，也因為他總是穿著男生穿的衣裝，事實上看到他本人我也很驚訝他是女生。

「你竟然是女的啊.....」我喃喃道「真是不可思議。」等我回過神來，他正饒富興味的盤腿坐在我對面看著我，一付打量稀世珍寶的態度。「你也很不可思議啊。你不怕我欸。」「為什麼要怕你？」「我要殺掉你了欸，」他皺著眉頭「你竟然這麼沒有反應啊。」「你不是來偷東西的嗎？偷完就走吧，我不會報警的。」「不，事實上報導說得不太正確。」他指著報紙上報導他的那個版面「我應該不是算小偷，應該算是強盜。」「強盜？」「是啊，大家會覺得我只是小偷，是因為看到我的臉的都死掉了。」他說「所以能報警的只有那些在睡夢中被我偷光東西的人唷。」「怎麼可能都沒有人發現？屋主失蹤也會被發現啊。」

他晃了晃手指：「我動手前會調查，通常我都找獨居、來往的人不多的人下手。」「.....你的意思是，其實報導上少了很多你犯的案件？」「啊哈，沒有錯，就是這樣說。」他啪的拍了一下手，突然又皺著眉頭說：「不對，你真的很沒有神經欸。」「什麼意思？對了，你把我的手綁這樣我的手很痛。」我勉強動了動，哇，好痛。「你怎麼可以這麼無動於衷？其他人聽到我要殺人，都會痛哭流涕的請我不要呢。」「我不知道，沒有什麼感覺。」我承認。他一付看到外星生物的臉望著我。

說實話，我不知道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我都是這樣，不管我在哪裡，好像都跟周圍的人格格不入，我似乎有很多朋友，但事實上我曾經想過，如果沒有這些朋友我會不會怎麼樣，而想出來的結果是，我並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似乎可以更自在。

平時大家笑了，我會跟著笑，我很少表明自己的真實情感，好聽的說法是我很隨和，難聽一點就是事不關己，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很多事情都跟我沒有關係，卻要我發表一下感想，沒有感想還要硬想出個一些話來說，根本是找麻煩。

有時候想要自己靜一靜，卻又一定要笑臉跟著別人出去玩，要不然別人又會埋怨我怎麼老是不合群，諸如此類，對我來說社交是種麻煩。

曾經有一任的男朋友分手的理由是，跟我在一起幾乎感覺不到我的存在，感覺我一點都不在意他。也許我有難過吧，但是沒有辦法好好的表達出來，我想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不會表達我的情感，或許是我的注意力一直異於常人吧。

「不管你有沒有感覺，我還是要殺了你。」說著他朝我走過來，拿出一把刀子，很難想像這樣的一把刀就可以奪走人的性命。「你殺過很多人嗎？」突然我

萌發一個很瘋狂的想法「我跟你打個商量。」

他揚了揚眉毛，直到我說完以後，他的眉毛已經糾結在一起。半晌，他突然笑了笑：「我以為我已經很瘋狂了，想不到你其實比我還要瘋狂，當作家太可惜了。」他放開我，讓我把紙筆收拾一下，便跟他走了。

沒有人發現我失蹤了。從我離開到現在手機沒有響起。我離開家鄉到城市後很少跟家中聯絡，沒有什麼往來的朋友，這時候更認清自己的孑然一身。我帶著筆記本，上面寫著一路看到的人事物，當然也記著前兩戶人家被殺的狀況。

第一次，他用枕頭悶死了獨居的老太太。走到這個偏僻的山區花了我們一個禮拜，當時他用楚楚可憐的語調，讓前來應門的老太太相信我們是在山區迷路的姊妹，並同意讓我們借住一晚。我很驚訝如今的世道竟然還有人會這樣讓陌生人進入家裡，就算我倆看起來手無縛雞之力。其實他的力氣很大，從沿路他都緊緊的箝著我的手腕可以知道。

他笑語盈盈地陪著老太太談天，聽著老太太訴說當年美好的日子，並大力的讚美老太太的廚藝之好，讓老太太很得意的說：「好歹我也煮了一輩子的飯呢！」看他那付誠懇的模樣我實在很難相信他會是個殺人強盜的傢伙，笑談之間我始終沒有說什麼話，他不時飄過來眼神，像是安撫又像是要我期待著即將上演的好戲。

像是刻意的，他總是在我睡著的時候叫我起來。他搖晃我的肩膀說：「我要殺人了，你要不要過來看？」第一次可以目睹殺人的現場，我當下清醒過來跟著他慢慢走到老太太睡覺的臥房。老太太從奮力的掙扎、踢打、喊叫，到抽搐、呻吟、喉嚨間發出混沌不明的聲音，他靠到老太太耳邊，輕聲說了些什麼，老太太一聲尖叫，很快的就不再動了。他做了一個手勢要我去摸摸看老太太的身體，一股顫慄從指尖傳來，剛剛明明還能說能笑的一個人啊。老太太的表情是可怖的，相較之下他的表情冷靜甚至帶了一絲的快意，不知道是不是山區的夜間溫度真的會降低那麼多，那瞬間冷意從腳底蔓延到全身，更害怕的發現那股顫慄中似乎摻了一點點的，興奮。曾經有一位作家說「殺人，是最大的權利。」親眼見到一個肉體的死亡，我折服了。

之後他神色自若的帶著我搜刮屋子中任何可以用的衣服、吃得食物，打包好，天亮，啟程。

第二次，讓我們進入家裡的是一對老夫妻。一樣在山區中走了一個禮拜，途中因為無聊我隨手拔了一棵草用手指頭轉弄著，他回頭看見突然臉色大變，一把搶走我手上的草。我沒有多問什麼，又走了一段我告訴他我們的乾糧快要吃完了，他很快就走到這棟小屋前。我實在很奇怪，他好像早就知道這裡有人住了，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走來，而要在山中徘徊呢？老夫妻很好客的讓我們進入家裡，拿出平常捨不得吃得東西讓我們飽餐一頓。席間，他客套的跟老夫婦兩人寒

暄，講著講著老先生訴說起往事，他以前曾經當過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工友，然後不知道怎麼了他選擇辭職。「我在那裡做了會讓我懊悔一輩子的事情。」老先生黯然的說，正在我一邊吃飯的他眼神突然露出兇光，可是只有我看到那一瞬間的事情。

他默默的坐在床上，我也靜靜的看著搖曳的燭光。吃完晚餐，老夫妻收拾好便睡了，一次兩個人，這次他要怎麼動手？老先生是個莊稼漢，又曾經做過工友雜役，就算年歲已大，體力卻還是不差。我看著他走到堆放農具的角落翻出一網麻繩，朝我咧嘴一笑，溫度驟降了幾度，他躡手躡腳的往主臥房走去，還招呼我跟上。

也許他是一個魔術師，竟然有辦法制伏塊頭比他大的男子，令人驚訝的是，老太太竟然沒有被吵醒，他也沒有捆住老太太。

老先生的嘴吧被塞住了，正用憤怒的眼神看著我們，我好奇的問：「為什麼把他的嘴巴塞住啊？之前那個老太太一直尖叫你也沒有塞住啊。」「因為他是男生，這單純是一種習慣。」他悠哉的坐在椅子上，用刀子比劃著老先生說：「他的心裡面一定正在咒罵著我們，或是罵著要是可以解開束縛就要對我們怎樣又怎樣的。」「這很正常吧？」「重點就是，老是搞不清楚狀況，自以為很厲害、可以掌握一切的局面，其實啊，他什麼也做不到。」他伸腳踢了老先生一下：「還不如乖一點，我說不定會放過他。」我有點可憐老先生，都被五花大綁受到肉體的虐待，還要被精神攻擊。「可是……會這樣想，女生也會吧。」「女生啊，遇到這種狀況，女生通常都是求饒呢。給我錢、給我金融卡密碼，求我放過她，奇怪，一樣是這樣的狀況，男生想的就要怎麼攻擊、報復，女生想的卻是求饒。」「女生也會想要攻擊你吧？」「有啊，十個裡面有一個吧？你當時不也是跟我說不報警抓我，請我不要殺了你嗎？這就是我說的意思。」我默認了，聽起來有一點道理。

「那現在……？」我看到老先生的眼神從剛剛的憤怒轉成恐怖、哀求。「現在呀！」他朝我點點頭「就應觀眾要求啦。」他朝老先生走去，手上的刀就突然朝老先生得下腹部刺去，他似乎很愉快，手中的刀子還在老先生的腹部攪拌了幾下，我強忍著噁心的感覺看著老先生的眼睛放大、冷汗直流，腹部的血肉一片模糊，血液不斷地湧出，老先生口中發出嗚嗚的聲音。「這是……？」「胃。人類的胃被攻擊會很痛苦。很痛苦，卻死的很慢。」「這跟我們當初說得不一樣。」「你真囉唆。」

就在他一邊動手、我們一邊談的情況下，老先生被凌遲，痛苦而死。他冷冷的看著老先生不斷地扭動，附在老先生耳邊輕聲說了話，老先生的眼睛瞪了很大，卻這樣斷氣，在我看來與其說被痛死不如說被嚇死。而老太太自始至終都沒

有醒來了。原來他在晚餐時，偷偷在老太太的碗中下毒，或許是趁老太太忙著張羅的時候吧。根據他的說法，那是從山中的一種植物莖部流出來的汁液，是一種神經毒，毒性緩慢，通常等發現已經來不及了。「就是你當時拔著玩得那株草。」他瞪了我一眼。

第三家，也就是現在我正躺著的這家，因為頭痛我沒有目睹他動手的過程，但是從他身上、衣服整個都是血來看，他八成用刀子亂刺一氣吧。我又翻了一個身，壓到我的筆記本，裡面紀錄了到今天晚上為止的活動。當初怎麼會有這麼狂妄的想法呢？陡然的良心不安讓我無法入眠。他似乎很放心讓我獨處，也不怕我逃走，事實上我不敢也沒有勇氣在深夜的山林中行走，平常都要他緊緊拉著我走，何況只有我一個？最讓我害怕的是，我似乎越來越信任他，在他身邊我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可是他明明就是七天之後要殺掉我的人啊！雖然他在一路上對我多次保護，怕我跌傷、怕我中毒，但以他的思考模式來說，極大的可能性只是怕他的玩具還沒有玩就壞掉。

就在我半夢半醒、輾轉反側之間，他神清氣爽的走進房說：「走啦！」我刻意忽略經過一個晚上仍然濃烈的血腥味，他讓我拿著放乾糧的袋子，自己拿著放了衣物的袋子，就這樣又開始在山林中走著。

路上，我百般無聊隨口問他：「你讓我拿放著食物的袋子，不怕我跑掉你會餓死嗎？」「你想要跑掉？」他緊盯著我問：「你想要逃走嗎？」「沒、沒有。」我訥訥的說：「只是問問嘛……」「你會逃走嗎？會嗎？」不知道為什麼，我跟他說：「不會，我不逃。」「嗯，你不逃，不逃……」他喃喃地說著，我們繼續在山林中前進，他突然一笑：「我從小在山中長大，山裡可以吃的東西其實很多，我不怕餓死。」我有種奇怪的錯覺，他怕我逃走更甚於怕自己被餓死，而且跟他會在山中求生沒有關係，那是另一種感覺。幾聲鳥鳴打破我倆間凝滯的氣氛，我又問他：「你說你在山中長大，你是哪裡人？」「孤兒。」「啊？」「我八歲從孤兒院逃出來，剛好就一片山，我逃進山裡，長大。」從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發現他很不喜歡提到他小時候的事情，對孤兒院在哪裡、他為什麼要逃出來閉口不提，我也不好多追問，他反過來問我：「你為什麼要當作家？」「不知道，興趣吧？你為什麼要當強盜？」「有名，有錢。」他很狂妄的回答使我愕然，或許看見我不滿的神色，他又補充：「別那樣看我，你說，做一個兇手不是最快有名的方法嗎？」我還在猶疑著，他很快又補充：「你當作家，難道不想有名？」說實話，我當然想啊，有誰不想有名呢？但是殘酷的現實又有幾個人可以在某個領域擁有一片天呢？我點點頭說：「嗯，我知道你選擇當強盜的理由。真的比較快。」「當然，哪像你們，藝術家都在死後才成名的。」他不屑的說。

不知道又走了多久，他突然問：「你有聽過十年前南部一間育幼院被縱火

嗎？」「十年前？南部？」我認真的思索起來，赫然想起十年前震驚社會的XX育幼院縱火案，此案中育幼院的人全部死亡，這還不是最讓大家震驚的事情，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搜救人員在火場中找到一個沒有被燒掉的地下室，裡面有大量的錄影帶、錄音帶，還有院長諸多交易的記錄簿，經過鑑識人員過目，發現影帶跟錄音帶的內容不忍卒睹、聽不下去，有院童被凌虐甚至據說鑑識人員聽到一半或看到一半竟然就吐了出來，也沒辦法繼續看下去了。育幼院的縱火，孤兒院逃出來的他。我突然到一陣毛骨悚然，他詭異的笑了笑又說：「看來你是有看到報紙上說那些錄影帶的事情吧？」我點點頭，他眼神冷了下來：「我呢，是那些錄影帶中的演員之一喔。」「所、所以，你就殺掉育幼院裡所有的人！？」我有點同情也有點不敢置信，他冷冷的說：「我被他們押到攝影機前的時候，我就發誓我一定會報復他們。」「可是你可以燒掉院長、老師就好啊，那些孩子是無辜的！」「他們已經心靈受創，很多人都想死了。」「……所以你就把所有人都……」「不是所有人喔！」他很正經的更正我：「當時報導錯了，天呀，時代進步，但是報導永遠都是錯的，死亡人數84人，其實要有88人。」「88人？」「對，我回去放火的那天，傭工放假，有四個人不在。」「是哪四個？」「一個平常幫忙煮飯的老太婆、一個工友，還有一對園丁夫婦。」「他們不過是傭工！」我抗議著他的殘忍，他冷笑說著：「煮飯的那個老太婆會在飯菜下一種慢性藥物，讓孩童慢慢上癮。那個工友一向幫忙把反抗的孩子抓起來邊打。而那對園丁夫婦，會把院童鎖進花園中的禁閉室，做出虐待的事情。」說著他突然露出一個詭譎的笑容：「不過，他們也死了。」「……不會吧……。」「所以……你在他們臨死之前說的是…？」「沒錯，」他乾脆的說：「我說，我是XX育幼院的來報仇。」

陽光從樹葉間稀稀疏疏的灑落下來，周圍四安靜下來，聽不到原本的鳥鳴、蟲叫。第一家，自豪者了一輩子的飯的老太太。第二家，懊悔曾經做錯事情的工友。第三家，擁有漂亮花園了老夫婦。難怪他知道人家家裡有漂亮的花園，難怪他聽到老先生說以前當過工友時眼中閃過殺意……！這種透骨的寒意，讓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彷彿聽見我沙啞的聲音問他：「是不是因為我的提議，你才決定做出這種事情？」「不要太高估自己，」他晃了晃手指說「人類的毛病之一就是很容易高估自己，老是以為別人做事是為了自己。我本來就要找他們報仇，你呢，只是順便。」說著他又像剛開始一樣緊緊箝著我的手腕開始往前走，而且越走越快。「走快點兒吧，天要黑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被帶到這間小屋已經是第七天了，只剩下幾個鐘頭，他就會來殺我。每天用餐時間到了他便會帶些吃得來給我，至於飲水則靠屋外的水井。我用這幾天的時間把這段日子發生的事情當作小說的題材寫下來，其實這也是當初我們講好的。

「你殺過很多人嗎？我跟你打個商量。」當時我是這麼說的，我告訴他：「我想要寫一部有關殺人的小說，與其現在就把我殺了，不如這樣吧，你帶我去看你殺人的過程，讓我寫成小說。等我小說完成你就可以殺掉我了，不過你要幫我投稿新人獎。這樣我也看你殺人的過程選擇我想要的死法。」「這樣就算你有得獎你也不知道吧？」「你可以幫我上炷香順便告訴我啊！說不定因為這樣我就會很有名。」「有道理，藝術家都是在死後成名的。」他笑了笑，走到我身後幫我解開繩子邊說：「我以為我已經很瘋狂了，想不到你其實比我還要瘋狂，當作家太可惜了。」所以我們達成協議，他用三個禮拜殺三個人給我看，給我一個禮拜寫成小說。所以我現在被困在這裡。小說的結尾我想不出來，我知道我現在有三種結束的方法，第一個就是我乖乖的給他殺了，請他幫我結尾。第二個就是我反過來殺掉他，我自己來結尾。第三種就是哀求他不要殺了我，我們可以保持這種生活方式下去。

門外傳來窸窣窸窣的腳步聲，我知道他來了。我翻出之前偷藏回來的鐮刀，深呼吸一口氣。一陣風吹來，放在桌上的小說草稿被捲起來，最後一段的空白在我面前飛舞著。門緩緩的被打開，我清了清喉嚨：「我跟你打個商量吧。」

三個月後。閃光燈此起彼落的圍繞著這個或的新人獎首獎的新銳作家，媒體的詢問也沒有停過，「請問你是怎麼想到這篇小說的情節的？」「請問你在創作的過程有沒有瓶頸呢？」「請問你怎麼會想到要寫這種小說呢？」「請問你身邊是不是有什麼人物給你當寫作靈感？」作家面對記者的詢問一一微笑回答，記者會在混亂的場面下結束了。

幾個禮拜之內這位新銳作家的文章熱賣，大家對他小說中的情節驚呼又讚嘆，評論家說他的文章具有「抗社會性」，他很快成為文藝界的話題人物，除了他的文章處處帶有詭異的氣息，更因為他的神秘。除了新人獎頒獎的那天，其餘的公眾場合一概不出席，不接受訪問、不允許拍照。好不容易，K 出版社在百般要求之下終於獲得同意，派人到他家進行訪談。

出版社的代表依循作家給的地址來到偏遠的山區，好不容易找到作家的住處，女孩忍不住嘀咕怎麼會有人想要住在這裡。作家正等著她，優雅的坐下後，兩人簡單的自介紹，作家領首表示可以開始訪問，大學剛畢業，得到這次採訪機會的年輕女孩慎重的拿出錄音機、按下錄音鍵，用清晰的語調開始訪問：「那麼，請問，你怎麼會想要當作家呢？」「想要出名啊。」作家豪不思索的回答，採訪的女孩楞了一下反問：「就這樣啊？」「就這樣。我沒有什麼遠大的抱負理想，也不想寫什麼經世濟民的文章。我只是想要出名。」說著，作家又自己笑了出來：「還好我沒死就出名了。」「那麼，請問你得獎的作品靈感哪裡來的呢？大家一致認為你取材一定很特別。」「我的一個……朋友。」「朋友？」女孩精神一振，

原來這個孤僻的作家有閨中密友啊！真是個大新聞呢！「請問那個朋友是如何給你靈感的？」「親自殺人、見識過程。」「呃……？」女孩有點不著頭緒，卻莫名有股寒意，不禁攏了攏身體，又繼續往下問：「你這篇小說得獎，你朋友一定也很高興吧？」「……我不知道。」作家突然抬起頭，詭譎的一笑：「我們有一陣子沒有見面了。」「你沒有嘗試跟他聯絡嗎？需不需要我們出版社幫忙呢？」女孩想，要是可以安排他們見面，這話題性一定更高，作家的笑容更深：「需要幫忙的話，我會親自告訴你的。」女孩點點頭，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湧起，偏偏又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接著問：「小說中提到 XX 育幼院的事情，是你特別去調查過的嗎？」「不是。」「那你怎麼知道那些事情呢？」「我就是知道。」作家的眼神倏地黯淡下來，女孩轉移話題問：「如果是你是小說中的作家的話，你會怎麼安排結局呢？」作家聽到個問題突然陰惻惻的一笑：「你這問題很有趣，我暫時沒有想到，不過我猜我會殺掉對方。」女孩這次真的打了個冷顫。這個作家的眼神帶有一種瘋狂。

訪問結束，女孩臨走前好奇的問：「你為什麼要住這裡啊？這裡是很久以前那個 XX 育幼院的舊址，自從發生大火之後沒有人敢在這附近住呢。」作家面對著夕陽的餘暉，看著院子的一角隱約有一把帶血的鐮刀，一字一句的說：「因為，我想要更貼近我朋友一點。」